

衡阳这支武装队伍原定次日上井冈

■刘定安



罗子平像。

1928年农历二月初八，工农革命军第八师师长罗子平与参谋长罗俊逸等人，回到了南乡丁家皂，当晚便在丁家皂罗宝生家召开军事秘密会议，准备第二天与江西派来接应他们的队伍会合，同上井冈山。

会议进行到深夜，因时间已晚，大家决计不再散去，就地打盹后，即准备行装趁早上路。连日来的辛劳，使他们极度疲惫，刚一躺下，便一个个很快进入梦乡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混在革命队伍里的石某某，悄悄溜出了家皂，赶到“密辑队”头子毛鸿聚那里告了密。毛立即带领“密辑队”和“常备队”及南泉乡“挨户团”300余人，于第二天清晨兵分五路包围丁家皂。先杀了哨兵，然后涌入丁家皂捉拿罗子平。

不久，参谋长罗俊逸牺牲了。罗子平只能带领大家且战且退，退到了丁家皂门前的水塘边。前有追兵，后无退路。在这生死关头，罗子平想起了身上带着党组织的文件，如落到敌人手里，就会给党造成更大的损失。于是，他叮嘱战友们一定要突围出去，自己随即纵身跳进水塘，将身上的文件撕碎，踩进了泥塘里。

二月的天气，寒风刺骨，冰冷的水浸到身上，有如刀割一般。“密辑队”“常备队”和



工农革命军第八师武装暴动指挥部旧址。

“挨户团”几百人围挤在塘岸上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没一个人敢下水。这些人都是附近的乡里乡亲，哪个不晓得罗子平的赫赫威名？罗子平站在水里，指着塘岸上的毛鸿聚轻蔑地高喊：“毛鸿聚你有啥用！我们才几个人，你们有好几百人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你们死了多少废物！”

毛鸿聚被骂得七窍生烟，朝着罗子平大喊：“罗子平，你死定了！”罗子平也高声回敬：“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……”

罗子平被捕后，敌人如获至宝，但又十分害怕，担心群众把罗子平抢走。当天下午就把罗子平绑在轿内，解往衡阳。在从茅洞桥去衡阳的路上，沿途站满了群众。敌人凶神恶煞般地沿途鸣枪，唯恐群众靠近。罗子平在轿内大声疾呼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。沿途群众无不为之感动，挥泪相送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罗子平落入虎穴之后，毫无惧色，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无论是酒色，还是酷刑，毫不动摇。一天，伪县长王斌采用酒色计，大摆筵席，并请名妓作陪，假惺惺地说为罗子平“压惊”，妄想引诱罗子平投降。罗子平识破了敌

人的阴谋，一脚踢翻酒席，吓得妓女抱头鼠窜。

罗子平指着王斌说：“贪酒好色只有你们才做得出，共产党人是休想投降的。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！不要枉费心机！”敌人诱降不成，恼羞成怒，下令严刑毒打。

1908年，罗子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“湖南省南路师范学堂”（省立第三师范前身）。辛亥革命后，罗子平又考入长沙政法专门学校。受胞兄罗子柏影响，罗子平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，罗子平积极参与毛泽东指导成立的湘南学联的许多活动，并与母校（湖南三师）早期的革命者蒋啸青、蒋先云、黄静源以及省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，先后有过频繁接触，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。

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，为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，衡阳组织了声援上海工人的“雪耻会”。6月8日，罗子平联同爱国进步师生和各界代表万余人，在衡阳城南雁峰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大会，号召抵制“英日劣货”，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。会后，罗子平以“雪耻会”名义发动学生、店员、工人成立仇货监视巡逻队，查封英、日等国货物。

由于罗子平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活动中组织工作出色，1925年冬，经郭亮、彭平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3月，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委员的罗子平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，并兼任国民党衡阳县委党部执委和农民部部长。

这期间，罗子平在衡阳积极筹建农会，发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。几个月时间，衡阳各地农会会员发展到60多万人，是湖南省农会会员人数最多的县。对此，毛泽东当时也给予称赞。同年10月，罗子平被各地农会一致推举，担任衡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。

1927年5月27日，继上海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、长沙马日事变后，衡阳反动派也发动了沁日事变。罗子平被反动派通缉追捕。6月下旬，罗子平奉党组织指示，回到衡阳县南乡，着手重建党组织。随后罗子平、刘禹谟、罗俊逸等成立了中共衡阳县南乡特区委，刘禹谟任书记、罗子平任副书记。

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，衡阳工农革命军第八师在南乡寺正式成立。罗子平任师长，刘禹谟任党代表，罗俊逸任参谋长。下设二十七、二十八两个团，团长分别由罗松乔、张九成担任，吴备任司令部卫士长兼赤卫大队长。全师有500余人，司令部设在南乡寺。

当晚，罗子平率100余人，连夜赶到茅洞桥与挨户团决战，敌人不战自败，缴获步枪8条。次日早晨又赶到张弓桥张九成对面村，惩戒了恶霸地主张九芝，并从其家中搜出稻谷400余担，全部分给当地百姓。中午时分回到南乡寺召开群众大会，号召群众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与会者千余人。

二月初三，罗子平带领部队，趁梓树劫赶集，召集聚集群众，发表演讲，进一步宣传党的劫富济贫政策。会后，与会者积极响应，奔赴大地主王诚堂家，但王家获知消息后逃之夭夭，部队搜出稻谷600余担，全部分给当地百姓。群众对地主王诚堂非常痛恨，烧毁了其房子。

二月初五，返回苦箩堰大地主罗甘林、罗恢先家，搜出了500余担稻谷，并将它们分给了当地百姓。

二月初六，搜出南乡堡大地主谢虎清的稻谷700余担，分给了百姓。房屋付之一炬。二月初七，搜毁老屋冲地主周楚诚家，西

皂地主罗五凤家。

二月初八早晨，部队开到京山方头皂地主周达侯家。正当分粮时，恶霸地主罗岗陵引来伪常备队及地主武装500余人，敌我激战3个小时，由于我军装备低劣，伤亡惨重。突围后，八师转移到排山一带休整。在这次战斗中，蒋受吾、刘镇楚英勇牺牲。湘南特委书记刘禹谟及周开来、周开志、刘治贵、封期德、罗俊德、王俊德等18人被抓，除刘禹谟外其他人均被杀害于演武坪。刘禹谟烈士是被常备队长罗湘，副队长蒋暮塘捉去的，他在敌人审讯中坚贞不屈，骂敌不止，并高唱“国际歌”。二月初九，被敌人枪杀于南乡代泉亭门口。

这次战败后，大部分同志流亡外地。这期间，罗子平安排可靠的同志到处寻找革命友人。二月廿三晚，他在南乡寺丁家皂罗宝生家召开23人的秘密会议，动员大家“……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，重建部队，过未阳去江西”。深夜，他和罗俊逸等同志就地安宿，内奸石某某趁其去步枪两枝，并将留存的枪枝的零件拆下，密报敌人。次晨，文章开头的一幕出现了。

因罗子平，参谋长罗俊逸率队突围时受重伤，被常备队长罗湘、罗岗陵、罗金龙等在搜山时发现，惨遭杀害。罗子平被捕后，当即被押赴衡阳。罗宁死不屈。

二月廿五，敌人先将其脚打断，用竹杠抬至寿佛殿前杀害，悬头雁峰的“上达”牌坊示众。此后，工农革命第八师一部分转入地下斗争，一部分由张九成率领与西乡工农七师师长屈森源会合，一部分同志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圩避难。

罗子平出身衡阳南乡梓市的大地主家庭。1927年的血雨腥风中，刚烈的他毅然与家族决裂，把自己家粮仓囤谷卖掉，设法购买枪支弹药，打造梭镖、大刀、鸟铳、匕首等武器，被地方势力尤其是大家族视为叛逆。

罗家堂兄弟叔侄阵营分明，有的追随其参加革命，有的为维护阶级利益对其恨之人骨。在那白色恐怖的血与火的洗礼中，有的浩气长存，英烈千秋；有的成为腐朽政权的帮凶走狗，沦为历史的垃圾。

大雁南来，湘江北去。衡山巍巍，岳云悠悠。那一群热血壮士，背影早已模糊，但信仰的力量，依然激荡。那些在黑暗中奔走的呼号声，仍然在岁月深处，隐隐回响。

(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雁歌留声)

悬浮之风不可取

■李胜利

悬浮是近年来观众吐槽现实题材剧脱离现实、不接地气时使用的高频词，也是被业界专家学者广泛讨论的学术概念。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5年前后，一开始是说翻拍自外国电视剧IP的国产偶像剧或家庭剧，因故事中找不到与中国现实生活对应的连接点，使作品所讲述的情节、渲染的情感仿佛没有根一样，悬浮在半空中。后来，这股悬浮之风蔓延至非翻拍的国产电视剧创作领域。近两年，快速崛起的微短剧又成了悬浮剧的重灾区。

电视剧创作的悬浮之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细节悬浮，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不符合现实逻辑或历史真实的情节，如校园剧里一位老师可以同时教授高三物理化学；给古装人物乱安官职，甚至出现“巡捕御史”等违背史实的内容。另一种是缺乏必要交代的小概率事件，如女主角绝症晚期查出怀孕，并未展示治疗过程，几年后身体痊愈，还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；学习垫底的学生几个月时间就逆袭当学霸，成了高考状元。二是人物悬浮。虽然影视作品中的角色都经过艺术加工，但仍需在现实中“有迹可循”。如果主要人物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，性格特征过于扁平或偏激，推动人物行动的主要情节存在较强的偶然性，观众用自身生活经验无法很好地理解人物，假大空的悬浮感就会油然而生。比如，身价千亿的公司总裁为了躲避长辈催婚，与素不相识的女人领证结婚，结婚多年后仍不知道自己老婆长什么样子。三是价值悬浮，即价值观展现失之偏颇、不全面。如青春校园剧表面上是表现大学生活，实际上却以曲折爱情为情节主线，教与学的校园主业反倒成为陪衬，甚至将校园打造成谈情说爱的场所。严格来说，悬浮之作就是一种披着现实题材外衣的伪现实题材剧。

追究悬浮之风产生的原因，或可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找到答案。第一，悬浮之作存在一定市场需求。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，悬浮之作给一些生活工作压力大的现代人营造出充满梦幻色彩的“白日梦”，帮他们暂时“逃避”或“遗忘”现实。第二，悬浮的创作相对容易。优质剧集创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时间去查找资料、深入生活。而悬浮之作可以闭门造车，跳过深入体验生活，甚至打磨故事的环节，直接将车祸、第三者插足、得绝症、离婚、后恋等套路排列组合，以很短时间催熟剧

本，看起来更省时省力。第三，创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。有的人生活阅历较浅、创作能力较差，即便有不悬浮的主观意图，客观上仍会推出不接地气之作。比如，有的创作者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经历，将职场描绘成他想象中的梦幻模样。有的创作者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储备不足，其创作的法治、医疗等题材作品就会漏洞百出。

尽管悬浮之风的存在有其现实成因，但其对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不容忽视。这类作品虽然艺术质量不高，却可能凭借出演者的知名度、剧情的话题度、营销的高手段吸引观众，获得较好收视成绩。这种艺术质量与收视成绩倒置的吊诡现象一再发生，正常创作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。届时，向现实肌理、思想深处进发的探索意识和反复打磨、精益求精的艺术匠心会受到冲击，有艺术含金量的作品就会减少。影视创作承载娱乐功能，本无可厚非。但悬浮创作以某种浪漫式的“完美”为人们提供遗忘压力的“避难所”，就很难给予大众直面现实中的不完美，并在不完美中看到真善美，从而在此基础上奋勇向前的勇气和信心。这种情绪上的沉溺与放松短期看似无害，长期下去就会把“娱乐”变成“恶乐”。

要扭转悬浮之风的不利社会影响，必须让创作落地。这就要求创作者端正创作观念，正确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。一方面，走出书斋、片场，走到祖国广袤的大地上，深入火热的时代生活中；另一方面，始终保有学习积极性，与相关专家、业内人士深度互动，不断提高文化水平、生活阅历和艺术功力。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现实生活、提炼现实生活、呈现现实生活。接地气不仅在于对生活细节的独特发现、对平凡人物的鲜活塑造以及对时代氛围的铺陈渲染，更在于将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后激发出的深刻思想内涵。我们既不会一味宣泄情绪，也不能过度渲染苦难，而是让观众“在场”，近距离审视人物的生活，伴随着他们欢笑、争吵、苦恼、克服困难，追求幸福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在真实可感的场景中琢磨体会，由人观己，推己及人，悟出生活的朴素道理。这种通过耳濡目染、经验积累的“习得”过程领悟出的道理深入人心，振聋发聩。总之，对业界来说，悬浮之风不可取。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必须接地气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提人气、有生气。这理应成为影视创作者的共同追求。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《黄雀在后》

举头三尺有神明

■王珉



■胡建军 摄

本月在院线上映的电影《黄雀在后》开场，一桩命案与恶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看似没什么关联，但随着与案件相关的多个嫌疑人被警察一一审讯，却发现刑事案件之间关联的蛛丝马迹，关乎权力、金钱、情欲交织的暗涌背后是什么？

该片带观众穿越迷雾直击案情，悬疑感十足。警察调查和车内离奇死亡的关秀英有关的角色的不在场情况，嫌疑人各怀鬼胎，使得警察侦查方向陷入层层迷雾。电影海报中袁队长（冯绍峰饰演）、肖亚珍（陶虹饰

演）和郑卫（黄觉饰演）站在死者关秀英（黄梦莹饰演）破碎的车窗前，神色慌张。案件重重反转，真相扑朔迷离，正所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影片除了真凶之外，还有正当防卫的真凶，多重反转的“完美犯罪”，让人慨叹世事难料。

导演真敢拍，《黄雀在后》比《第二十条》还要狠，把人性的阴暗面全部搬上大银幕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全职母亲肖亚珍因丈夫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，一家三口回家路上惨遭讨债人当街猥亵，并遭喂食掉在地上蛋糕的侮

辱。儿子郑晓童想要保护母亲肖亚珍，却因年纪太小力不从心被打倒在地。郑晓童无力反抗，只能目睹母亲肖亚珍被欺负。

然而，真实事件却比电影恐怖可怕，导演为了过审无法完全还原于欢辱母案，该案将我国的正当防卫立法时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很多弱势群体本应得到公平正义，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于欢和该片的主人公那样幸运。儿子郑晓童想找讨债人理论，却打不过讨债人，慌乱中开成倒档，致讨债人惨死车后。车祸突如其来，儿子郑晓童惊恐地盯着被自己撞倒面目全非的讨债人，拐弯时他才发现讨债人挂在车后，被拖出长长的血迹，脸都被磨烂了，看着吓傻逃离现场。

那场意外被呈现得无比惨烈，目击者关秀英用手机偷拍镜头放大一切细节，关秀英给交警打电话查恶性肇事车辆驾驶员的电话，则将肖亚珍一家三口的痛苦无限延长，以至于这一切像是一次残忍的刑刑，黏稠的血液和惊恐的眼神几乎奠定了该片的决绝走向。它注定从血腥开场，以血腥结局。儿子郑晓童惊慌失措地告诉母亲肖亚珍：他撞死人了。恶性肇事逃逸之后，爸妈跟郑晓童说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件事，从那天起郑晓童每天都很害怕，弹钢琴和睡觉时总梦见这个画面。爸妈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，地位权利可以用钱买到！

不堪忍受丈夫家暴和欺骗的全职母亲肖亚珍逐渐沦为杀人魔，对单亲妈妈关秀英。后者为争得儿子抚养权赚100万元沦为风尘女子，并勒索肖亚珍一家三口，最终葬送自己的生命，从这里故事开始急转直下。

说到底，《黄雀在后》讲的是关于抉择的故事，影片根据五个能炸碎三观的案件改编。一边是法律和公理，一边是肖亚珍眼睁睁看着儿子郑晓童可能会被送入监狱的困境，到底该如何抉择？几乎没有太多挣扎，肖亚珍选择了保全儿子郑晓童。

片中有一些厦门乃至闽南的元素让人身临其境，警察此时已经开展重点排查机场火车站，片中的蓝色外观的豪华出租车正是厦门的套牌，闽南的大海和桥隧一览无遗。肖亚珍一家三口，开车准备逃命，在途中偶遇“游神”拦路动弹不得。该片取景地中，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港尾镇石码红树林苑南亭观音庙，和关帝庙中间的那条路上，闽南龙狮团表演的游神惟妙惟肖。游神的运用，强调剧情的转变——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天在看。